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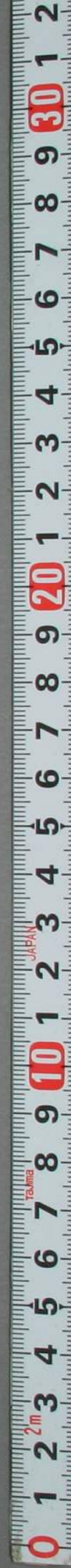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鑒

百十八之廿二

宋
理宗
度宗



特別
U8
3719
33



特
3719
33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八 庚申二年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

功 庚辰歲星熒惑合在尾 二月蒙古張傑闖旺

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

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

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

匿和言停
更初奇局

劉雄飛

張興宗死節

臺諫何無一人言似道者其根抵深矣

張勝死節

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 河朔若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 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乙酉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之 丙戌賈似道上言自鄂趨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

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泐湖之泣，豈期遺恨竟
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
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
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
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
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
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
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
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
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

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
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
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
臻，而飢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
勲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
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
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蒙古陝西宣撫使
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僉入覲，會憲宗將
兵攻宋，僉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僉遣歸。

家古立高
純王

蒙古張文
謙

國彼必懷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
改館俱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夏四月戊戌朔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
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文統本李壇幕屬至
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
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王
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
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是任

蒙古王文
統陷郝經

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丁未蒙古以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使于宋蒙古王文統素忌
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
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
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難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
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
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四
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
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
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
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
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已酉吳潛罷初賈似
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噉之至是帝欲
立忠王禛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
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
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
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

好

正是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
罷潛奉祠初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
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
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
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至是潛罷帝怒猶不
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劉應龍
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
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
以全體貌帝大怒

聖斷

劉應龍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五
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願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潛旣罷。尋以竄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者矣。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

先爲節帖
至此尤甚

士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旣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闕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旣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六
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
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
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
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
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
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秉忠雖居
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蓋因其初
從釋氏名子聰也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
知樞密院事皮龍榮僉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爲
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聞忽

必烈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
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
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
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
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立于和林 蒙
古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 五
月戊辰朔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
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
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
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

蒙古希憲
定亂

劉里馬

汪惟正

汪良臣

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召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

八春

合母

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母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母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饒虎臣罷庚辰戴慶炯卒慶炯永嘉人登第未久而位至執政無所稱述癸未以沈

金玉郭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鄂為翰林學士承旨
鄂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
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
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
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為舊君有服願往
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
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丙戌蒙古建元中
統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

蒙古李冶
李昶王磐
徐世隆高
鳴

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繼舊
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
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
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
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
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
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
方隨詔以頒於戲秉錄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
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
在臣庶體予至懷 乙未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理宗十六

九

皇太子

訓備

蒙古劉郁等

六月庚子竄丁大全于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祺
 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
 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
 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
 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率以為常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
 使蒙古李璫寇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適燕京
 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
 等乘傳赴闕 秋七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

知之亦不言

拘蒙古使甚誤且郝經有德有言為似道所錮以速末禍即比一事似道不容於死

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
 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
 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
 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
 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
 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
 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投其武功有不逮漢唐
 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胎
 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

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貴朝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強。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

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

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

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祖宗。

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肖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

太宗不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

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

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

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弃祖宗之良法。不以

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

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

此言最合時勢異於說士之口

金使無禮則多方賂之曲意奉之郝經通好則窘之逼之似道

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

以和解兵以戰功置於國圍其疏亦不與上非帝不報也檜專做和局侂冑專做戰局似道又并和戰兩局而占騙之是侂冑秦檜合為一人也

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為中原可定桓溫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為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為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為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斂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為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

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宋紀
之所失而徒奔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苟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何勢。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

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况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踈略。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得即無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

金則憚餘
咸濱亡而
事之蒙古
則釀新弊
方強而挑
之不亡何
待

豈能得便至淪弃金源氏既失燕秦又弃河朔限河
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
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為輕蔑而遂
不與乎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
本朝骨肉睽閱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
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得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
亂天所以啓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
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
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
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

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
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巢隱所以
啓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至
如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
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
而共濟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
今日貴朝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
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
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
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

說破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昇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而不問，此尤所未解者。必或者之論，以為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幽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

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涇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蹇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淝水，而山桑代

議論精卓
雄偉不作
一恐嚇語
故自儒者
本色

時蔡謨之言義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所得弃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戾景之禍是

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

觀宋不能混一而自分南并也

此是宋家
病處嘲耶
諛耶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治自南而北則亂益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
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
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
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
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
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
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
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
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
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

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
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
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
緒延遠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
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
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
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
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踈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
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弊則
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

不能強戰
又不能以
守為戰而
悉出於和
交不知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
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
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
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
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賑。致。禮。是
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
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
之事。始重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
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
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擢撼張

儀之脣脰。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
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
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
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
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
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
吳魏再合。而勝猗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
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
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
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啓
運。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
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
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
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
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義。
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
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
都邑。高宗南幸。隨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
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

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
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
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
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
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
於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
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
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
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
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

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

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

天生小人
以亂宋將
若何

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
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
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
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
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已之勢徂于一時之利不
忘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
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
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果能必無
誤乎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
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

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
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
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孟
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
不敢誤天下後世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
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
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
故梗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益藏
之跡明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
而欺貴朝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亦宜賜一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五
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未祚，殆不遠矣。帝聞有非使，謂宰執曰：

如此處置
速亡可疑

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爲似道所格，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文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麪貨等。

禁 八月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省右丞 蒙古李
璫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修好不
從 九月蒙古李璫復請攻宋蒙古主復諭止之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
劾以聞當寘于罪以爲同惡相濟者之戒時賈似道
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似
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 壬
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填星順行
太陰犯房 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飢民
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統釋教八思
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至是
日見尊禮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九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

劾去賊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

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

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其實以聞 丁丑詔

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

出自太子之奏尤見尊師重道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二月丁酉太陰掩昴 蒙古詔減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食 朱熹罷 夏四月乙未以

用明君子小人並用 京亦君子小人並用 此宋家格式 蒙古高智耀

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僉書樞密院事俞興為四川制置使乙卯竄吳潛于循州丙辰竄丁大全于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
右丞相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
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識
深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
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
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
拜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
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復於蒙古
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

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
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
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
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
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
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
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

許彪孫
死節

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拮據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蒙古王鶚
秋七月癸亥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

耶律鑄

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侍信使還歸庶有俊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

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姒功啓戎罷任鑄職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 八月

蒙古劉元振

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丁酉詔奪向士璧

官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汚巉一時閭外之臣

似道以忌傷建殺將帥

乃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罪且

怨士壁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

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

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

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

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士壁字君

玉常州人才氣精悍紹定五年進士其後方元善俄

得狂疾常呼士壁而死馬光祖與趙葵素有隙且欲

馬光祖不終

散 一服清涼

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擲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讎也其不廢公道如此

立信獨立 不懼

智

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弃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乙巳以江萬里同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九月乙亥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帝趣與錫賚經之留不使入見其謀出賈似道帝惑其言不悟 蒙古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克之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

蒙古王萬慶敬錄

全昭后

全昭孫須

知為百姓

父天下與

母天下之

責以此擇

后尤卓越

千古理宗

四十年與

仁宗同豈

無故歟

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
 昭孫没于王事全氏見上上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
 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此語可母天
 下遂納為太子妃 丙辰沈炎罷 蒙古主忽必烈
 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管木土之地諸
 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
 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
 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庚
 寅蒙古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 辛卯熒
 惑犯房壬辰熒惑犯鈞鈴 甲午以皮龍榮兼權知

蒙古王鏞

樞密院事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
 知臨安府 蒙古命太常少卿王鏞教大樂 壬寅
 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
 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
 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三年蒙古中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
 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入朝于
 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復之詔改為江安軍文德進
 開府儀同三司 蒙古修孔子廟 二月丁亥皮龍

皮龍榮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理宗十七

七

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飢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
粟三徃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
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
飢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
光祖遣吏分給活飢民甚衆 時近輔兵變水患宗
學博士楊文仲輪對言皇天眷命垂三百年天命久
熟之餘國脉癢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
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沉陰豈但麥秋

楊文仲

之憂於時爲夫尤軫莫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
湖則弄兵興焉峩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
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
赤藉掛虛之冗虫虫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
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
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
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
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
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侯
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

朝廷又多
二事

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
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
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
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
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
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
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
元無可好帝歛容端拱久之。蒙古江淮大都督李
璫初名松壽李全子也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
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

蒙古殺王
文統

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
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
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
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
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為安東州。三月蒙古
王文統使其子羨通好于李璫事覺被殺。乙丑以
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太白晝見李璫引
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
州。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
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宋紀 九
務妨奪農時 五月辛未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
州兼安撫使庚辰夏貴上斬縣戰功 蒙古主命諸
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璫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
天澤往仍詔天澤專政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
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
乃深溝高壘過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
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
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
弘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
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

蒙古哈必
亦
張弘範

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
深廣璫不知也明日璫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
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戊子朝
廷聞李璫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
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安南王
陳日嬰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
光昂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昂為安南王加日
嬰為安南大王然光昂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
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庚寅以孫附鳳兼權參知政事楊棟同僉書樞密院

其降元必
矣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宋紀
事 壬辰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
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
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
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
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
逝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塞外議仍
許潛歸葬潛字毅夫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
嘉定十年進士第一忠亮剛直不負科名 秋七月
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他
物折支計贓論罪 戊寅侍御史范純父言前四川

若論啓戎
似道豈宜
薄載

蒙古董文
炳

制置使俞興始功啓戎罷任鐔秩罰輕乞更褫奪以
紓衆怒奏可 甲申夜有白氣亘天 八月戊戌蒙
古主命史樞阿木各將兵赴濟南李璫帥衆出掠輜
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璫退保城史天澤命築
環圍璫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
璫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
死也田縋城降璫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兵
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璫知城且
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
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

殺李璫

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
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
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
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壇
所脅耳向天子南哉伐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
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
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
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
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
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

東
文炳安山

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
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
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九月丁丑溫州布衣李元
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迪功郎致
仕本郡給俸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
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自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
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冬十月甲子以楊棟
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書院事蒙古始立左
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
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自

李元老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十一月壬辰竄丁大全于新州。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翹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禕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禕孫殺之。禕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詔侍從臺諫給舍

卿監郎官以上及總制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

如所舉行連坐法 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

之陳藻有道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各

贈一官 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上言自中統

林亦之
陳藻
林公遇

七宋急着

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

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恭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以品格計數下頃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訖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克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

一事行而
社稷喪

徐經孫

陳茂濂

魏克愚

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
 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
 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
 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
 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
 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
 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
 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
 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
 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

自勅自留
弄朝廷如
戲真賊臣

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
 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
 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
 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
 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
 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蒙古以
 王德素克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于帝詰
 稽留郝經之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
 同知院事葉夢鼎僉書院事 蒙古始建太廟蒙古
 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

段浚
葉哲佐
何基
徐幾

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
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察合帶睿
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
常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
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五月丁酉夔
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
授迪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 六月庚申詔
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
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
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

東南大擾
根本竭矣

抑強史無嫉富官無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
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
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
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
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
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
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
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

大盜成羣

文德誤國

爲功似道又以陳豈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輝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書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推塲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推塲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

呂文煥

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推塲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推塲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推塲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叅知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在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璫反降人費寅諧希

蒙古商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畜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
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
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
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卑隸僮使前
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
從之 九月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
樞密院事葉夢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諭高麗上
京等處毋重科歛民間所賣布帛踈薄狹短者禁
之 冬十月己未詔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

置公田莊 十一月乙亥福州火 十二月丁未朔

置公田莊

訓儲

詔皇太子宫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
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以趙景緯為考功郎

官景緯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

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

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

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

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

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
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
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和而徇於情或
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遂
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
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
之各稱其職。

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粵稽盛帝明王
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
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適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

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
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
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
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
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
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
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
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
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
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

非一惟程顥願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
用意肫切今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
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
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
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
不美歟 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
收楮幣 蒙古勅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
舍給俸贍之 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
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
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

以白奪擊
衡可也

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
早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衡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
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克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
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
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硤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蒙古主命尚書宋子貞陳
時事子貞條具以聞詔獎諭命中書省議行之 夏

蒙古宋子
貞

管景模

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俸入率以撫恤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辛亥太陰犯軒轅御女星戊午太白晝見五月庚

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

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僉書院事乙未安南

奉表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資以獎恭順蒙古釋宋

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

堅因寇焚掠常山縣弃城遁臺臣言衢州詹沔之變

乃謝堅任都吏徐信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

叙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

一邊括公
田一邊釋
私商可懼
可懼

更見東方日高始減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趙景
緯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
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
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
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
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已而
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
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
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誦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
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之恩澤侯嘗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
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
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
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
田主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
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
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
聽左右寬譬之曲為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
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
或未可知宜列名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
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
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
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
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
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
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摺據
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以解州鹽課

葉李
蕭規

均賦諸色僧道軍匠等戶其太原小鹽聽從民便
蒙古阿里不哥自管本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
王玉龍答失阿速帶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
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
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丙申楊棟罷棟以彗
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臺臣論其欺天罔君或謂棟
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賈似道似道覺之遂罷棟
八月丙午以楊棟知建寧府戊午彗星消伏甲子
彗星復見于參趙景緯又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
邵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

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
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
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辯義利之限力破繫
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
目之累毋以閭閻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
常庶幾可以得人心而回天變矣 蒙古翰林承旨
王鄂言劉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
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
即日拜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

蒙古王鄂

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
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
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改燕京為中
都其大輿府仍舊 蒙古以宋民新附撥地土衣糧
給其牛種仍禁邊將分匿人口 蒙古改元大赦天
下詔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
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戢外兵未戢夫豈一日于今五
年賴天地之界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
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
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之何罪宣布惟新之

令溥施在宥之仁據不魯花忽察禿滿院里察脫火
思輩構禍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訖可大
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於戲否往泰來迓
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民體
予至意 九月乙未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
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首言
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
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
騰謗大不敬詔貶興國軍居住 賈似道請行經界
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

竭矣。賈似道又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蒙古立翰林國史院，以改元詔諭高麗，并赦其境內。冬十月乙丑，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北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一。太子祺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

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奔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良由中年嗜慾旣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何如哉！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匡直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翼之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幾乎。

冬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燾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喪。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蒙古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

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聞。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蒙古以至元二年曆日賜高麗禁登州和州等處并女直人入高麗界。剽掠詔宋人歸順。及北人陷沒來歸者。皆月給糧食。十二月辛丑詔改明年元。壬寅戒賊吏絕貢羨餘。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甲子太陰犯房。蒙古定中外百官儀從。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乙卯至丙寅凡二年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蒙古以河

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丁未以姚希得

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置籍中書

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王爚僉

書樞密院事 蒙古并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

江萬里

王爚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爲一部戶工仍各爲一部 三月甲申攢理宗于永
穆陵。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
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
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弃官還越而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
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
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
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
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
是人皆駭異 五月乙巳追命史彌遠爲公忠翊運

范勝高興
孟興張林
死戰

蒙古安童

李常

定策元勳 閏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
密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 六月己酉名理宗禦製
之閣曰顯文置學士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迪功
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周惇頤 八月
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
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詔勝等各官
其一子 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伯顏爲左丞
相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時年二十一 九月壬子命
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
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嚴鄉

舉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冬十月
蒙古主以安童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于益
都俾議中書省事衡至陳時務四事曰自古立國皆
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
分更未見其可也管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
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
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
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

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
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
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
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
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
十一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是亦積之驗
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
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
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
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三
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

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管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

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管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儒者體驗之言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管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益鮮矣。奈何爲人上者。

快心事快
心口皆緣
不畏天人
來

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
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
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
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
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
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
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
險易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
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
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管包

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
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
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
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
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
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
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宋紀 六
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廝養，賢者有不屑

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

熾然

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皆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

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

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
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
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
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
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而士安於
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
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
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
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

董賈語

論典諷中
出

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
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
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
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
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
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
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
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
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書奏蒙古主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

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 十一月
辛丑以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 以趙景緯權中書
舍人景緯上言損得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
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
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
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
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
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
剛健德性日以克實豈不盛哉 十二月蒙古賜伯
顏宋子貞楊誠銀各千兩鈔各六十錠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時賈似道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
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
而已 是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
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
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
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
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
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

朝廷始尊

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立制國用使司遣朶端
趙壁撫諭四川將吏 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
立侍御坐前 蒙古以廉希憲宋子貞為中書平章
政事張文謙復為中書左丞史天澤為樞密副使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
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
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
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
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悔用子貞之晚 三
月乙巳詔郡守太速兩年為任方別授官 夏四月壬午

程元岳

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
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
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包恢

五月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
事包恢僉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奸吏
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宋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
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六月壬午以
衢州飢命守令勸分諸藩邸發廩助之 秋七月壬

李伯玉

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
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自咸淳三年為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始罷之。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八月，蒙古遣使日本，賜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

蒙古張德輝

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冬十一月乙卯，趙葵卒。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南康李燔為有用。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以武功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蒙古宋子貞致仕尋卒子貞潞州長子人以文學為時所重 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蒙古郝經居真州館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丁卯至巳巳凡三年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僉書樞密院事 癸卯立全

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語見

前簡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一
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
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蒙古勅修曲阜宣聖廟 二月乙丑賈似道上疏乞
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
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
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
于館客廖塋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

陳蒙

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斤罷殆盡吏爭納賂求
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
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
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
軍籍錄其家 蒙古詔陝西行省招諭宋人又詔四
川等處官吏軍民有能率衆北降者優加賞擢 三
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恐元
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

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同議省事時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夏四月蒙古新築宮城遣使祀岳瀆五月丁丑朔日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蒙古勅上都重建孔子廟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已卯王燾罷秋七月蒙古詔新附貧民從人借貸困不能償者官爲償之仍給牛具種實及糧食八月庚申填星犯天鐔

似道母

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運使王侁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貢于蒙古蒙古詔諭安南國俾其君長進朝子

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
器輕宮闕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袤而
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
間惑於禮讓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拭之旨已
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
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

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毋
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
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蒙古制
國用使司請量節經用從之定品官子孫廕叙格
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宣慰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
襄陽襄陽吾故物由弃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
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
路兵命阿木與整經略襄陽阿木駐馬廂頭山顧漢
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

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大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買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

東南苦運

米

陸達

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

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若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

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徃徃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書，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閏月庚午，賜夏貴金帶。二月戊子，太陰犯天關。己丑，太陰犯井。三月蒙古禁民間兵器。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鑑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鑄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

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真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五月壬申，賜進士六百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母私相易田，違制以盜賣官田論。秋七月，蒙古立御史。

陳文龍

臺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
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冬十
月戊寅朔日食參知政事常挺罷 蒙古勅從臣錄
毛詩論語孟子 十一月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
部吏隆寒旅瑣可閱詔吏部長貳郎日日促銓注小
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
飭 常挺卒挺字方叔福州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

程元鳳

事以通濟著聲 壬申行義役法 十二月辛卯以
夏貴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 包恢罷 程元
鳳卒元鳳字申甫徽州人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
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
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
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
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
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
計震悼贈少師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
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爲之

蒙古和禮
霍孫

蒙古復召許衡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飢民德之如父母 癸亥葉

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

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

不拜 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

事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

山廂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

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

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

事

庭芝政事

葉夢鼎去官

張世傑

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寔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巳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

阮思聰

夏世賢

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闕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巳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巳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

通鑑卷一百二十二
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
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
輕舟遁 八月戊寅詔郡縣收民田租母巧計取贏
母厚直折納轉運司申嚴按劾 高麗廢其主植而
立安慶公渴渴植弟也爲權臣林衍所廢立 冬十
月蒙古主命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壤生問其罪且
詔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
德以許蒙古置摧塲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賈似道以
其婿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訟過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通鑑卷之三十三

十一

道春子

